

郑森禹

日本问题文选

郑森禹日本问题文选

郑森禹日本问题文选

53

世界知识出版社

郑森禹日本问题文选

郑森禹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森禹日本问题文选/郑森禹著.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ISBN 7-5012-1248-1

I. 郑… II. 郑… III. 日本-研究-文集 IV. 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98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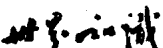
郑森禹日本问题文选

Zheng Senyu Riben Wenti Wenxuan

责任编辑/罗 洁

封面设计/刘 雁

责任出版/尧 阳

出版发行/ 出版社

地址电话/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010)65265933

E-mail:gcgjz@public.bta.net.cn

排版印刷/北京东远先行图文公司排版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307 千字

版次印数/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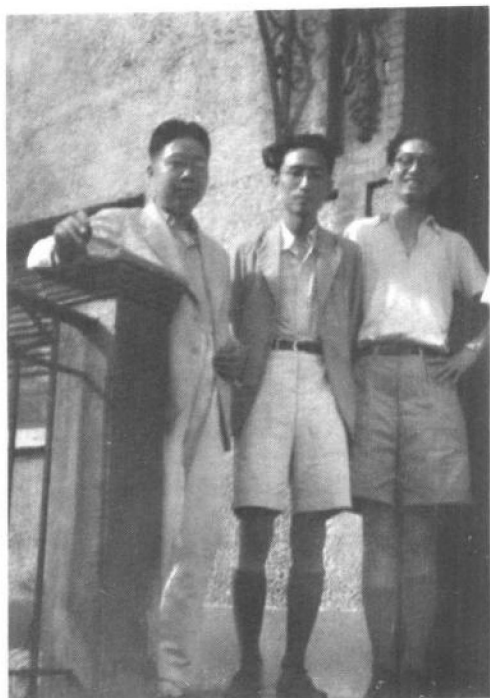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95年5月17日在北京家中。

▷ 1946年7月，
与冯宾符、乔冠
华在上海中共代
表团办事处。



▽ 1939年，郑
森禹(左三)与吴斐
丹、张明养、吴景
崧、刘思慕夫妇在
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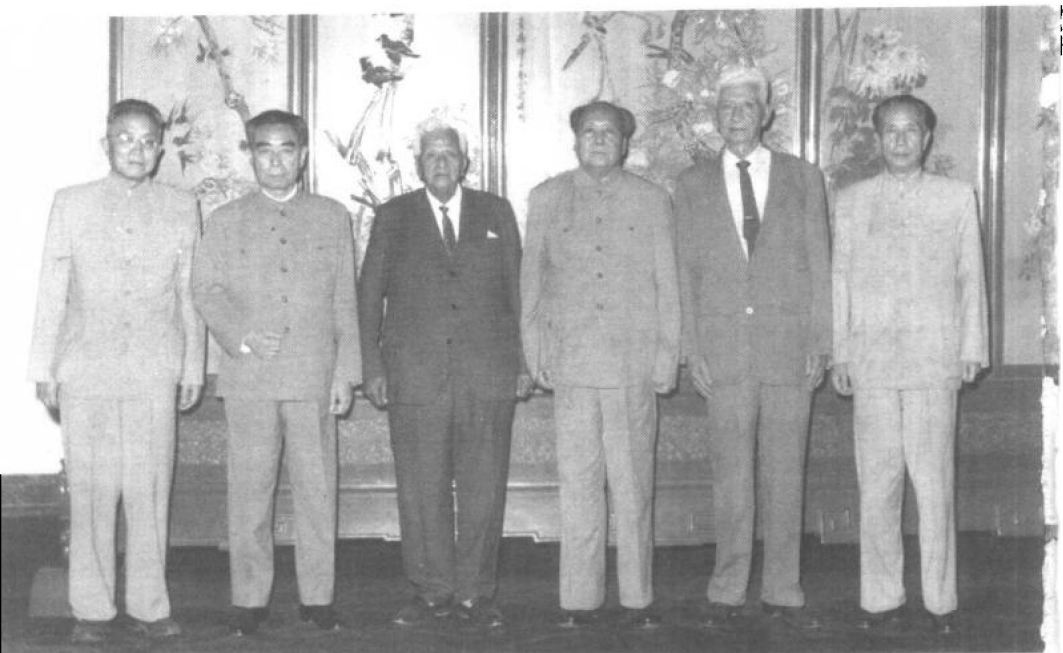
△ 1954年，胡愈之、金仲华、杨重光(左三、二、一)与郑森禹夫妇在维也纳。



△ 1959年，出席斯德哥尔摩和平会议期间与廖承志(右)、梁志宏交谈。

▷ 1962年，在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





△ 1965年9月，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墨西哥和平运动领导人哈拉将军(左三为哈拉将军，左一为郑森禹，右一为楚图南)。



△ 1980年9月，《联合晚报》在京同志合影(左起：郝文、杨学纯、袁鹰、郑效洵、姚黎民、刘尊棋、张执一、陈翰伯、陆诒、郑森禹、王纪华、乔石、闻友信、谢公望)。

怀郑森禹(代序)

我怀念郑森禹。

在炎炎的北京夏日,我怀念前年初夏走了的郑森禹。

那一年(1997)6月,《世界知识》报道了郑森禹永远离开我们的噩耗。短短的讣告说,他的一生与《世界知识》密切相联。

确实如此。他的事业最初从《世界知识》开始,最后在《世界知识》终结。

尽管今日的年轻读者很少知道郑森禹这个名字,但正如讣告所说,“郑森禹同志永远活在《世界知识》中”,因为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世界知识》,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世界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工作。

当革命文化界的先行者胡愈之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创办《世界知识》以警醒世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其时(1934年),青年郑森禹就协助胡老做开拓性的工作;

当抗日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世界知识》不得不从日寇铁蹄下的上海迁往香港时(1938年),又是年轻的郑森禹在香港协助金仲华做复刊活动;

当抗战胜利后金仲华在上海又一次启动《世界知识》时(1945年),还是他——郑森禹又一次参加了杂志的编委会;

当《世界知识》在全国解放后,由上海迁往首都北京时(1950年),尽管那时郑森禹已在外交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但他还是热情而勤奋地参加了杂志的编辑工作;

没有想到,多年驰骋在人民外交战线并且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郑森禹,却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受尽折磨。这之后,当“四人帮”的魔爪被斩断之后(1978年),他又毅然挑起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重担。

五度奋战“世界知识”!前后横亘半个多世纪的奋战!何等的执着,何等的毅力,何等的情怀。只有不求名,不求利,无私无畏的真正有事业心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动。

这就是郑森禹。这正是郑森禹。

然而郑森禹不是“书生”。他能写,能编,也能做“实务”——早在30年代救亡运动中,他在救国会的活动就显示出他的组织才能;而在50至60年代即冷战时期,人们都记得郑森禹这个“和平贩子”,一时在北京,一时在布拉格,一时在维也纳,活跃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中。“和平贩子”是我们那时给世界和平运动活动家的亲昵称号——因为他们致力于反对“战争贩子”,反对战争贩子妄图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谋。有一个时期,郑森禹作为中国的代表,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也许正因为这样的活动,也许还因为其他不是摇笔杆的“实务”,使他在绝灭人性的十年浩劫中,受到比我们这些书生更多的折磨。

可是他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处之泰然,无怨无悔,他确信所有不实之词,有朝一日终将被推翻。他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正气!

正因此,一当拨乱反正,他就毫不踌躇地跨进“世界知识”的大门。重建工作是不容易的,但是他得到上上下下的支持,他得到万千读者的支持。他的编辑才能和组织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世界知识”是他的事业。就他个人而言,《世界知识》是他的事业的起点和终点,而世界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是他毕生的愿望。如今“世界知识”的后来者,沿着许多先行者(郑森禹就是其中一个)开拓的道路前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足以告慰于郑森禹和先行者们。

作为一个日本问题专家,作为一个经济问题研究者,郑森禹写过很多文章。他走了,但文章留下了;不过他生前并不热心收集他写过的文章,因为我们那个时代的作者,通常认为文章一经发表,它就不完全属于作家自己,它属于社会公众了。那个时代的作者认为写作和发表文章只不过是一场战斗。现今出版社编辑部和他的老伴田惠贞费了很大的力,才辑录了他的一部分剖析日本问题的文章,结集出版,我想这不仅有纪念的意义,它还向善良的世人发出警告:注视这个领域吧,警惕这个军国主义的发源地吧,太平洋并不太平。

结集付印前,田惠贞同志希望我能写几句话。我能写什么呢?森禹的人格和他的文字,展示了一切,用不着任何说明和赞颂,我所要写的都是多余的话。此刻,森禹的身影却不断浮现在我的脑际。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那一段“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我记起地下党在上海办《联合日报》和《联合晚报》的日子。我熟悉靠近外滩一座大厦的二层楼那个编辑部：一个狭长房间，一字长蛇阵似地摆着一连串桌子，坐在最远靠窗户的是森禹，往回数吴景崧，然后是冯宾符，然后是陈翰伯。每个星期，我总会一两次到这个编辑部去“聊天”——交换信息和研究问题——，我不在报社工作，但是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把我们吸引到一起。在编辑部真是无话不谈，无话不可谈，五十多年过去了，而此情此景却历历如在目前，可是他们都走了，连森禹也走了。

森禹那时主编晚报的综合版。这个综合版一开张，便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因为它虽有点副刊的味道，但它主要是补新闻电讯之不足，或者说是引导读者了解新闻的背景，启发读者的思考。森禹在综合版上舒展了他作为一个编辑的组织才能，他竟然拉到胡愈之、潘汉年写专栏——胡愈之不必多说，连那个在隐蔽战线上过了一生的潘汉年，也拿起笔杆化名写他的专栏《上下古今》。森禹还动员“二马”即马寅初和马叙伦进行“对话”，须知这两位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有着很大的威望，他们的言论极能发人深省。森禹（化名 CNC）跟经济学家娄立斋分别写关于经济问题的专栏，满足读者对经济情况的关注，那时百业凋零，民生涂炭，有谁不关心这恼人的经济呢？大约为了凑够版面，森禹硬逼我每天写一段什么，由他起个专栏名叫《天下（或各国？）纵横谈》，回想起来真令我汗颜——不过我并不悔我幼稚之作，我信奉森禹的主张，写文章就是一场战斗，战斗哪能管什么幼稚

不幼稚呢？……

此刻，我好像看见森禹那张带着严肃的微笑的脸，好像听见他那不紧不慢的说话声。他活着呢，活在《世界知识》里……

陈平

1999-08-13

前 言

郑森禹同志(1910~1997年)是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活跃在世界和平运动战线的人民外交家、党的忠诚的新闻战士、曾经为抗日救亡和党的地下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有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在抗战前线同敌人浴血奋战,与此同时,又有多少革命战士在另一条战线、在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用笔杆作刀枪,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日。

已故国际问题专家郑森禹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在抗战期间以笔杆作刀枪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斗争的党的忠诚战士。

早在30年代,年轻时代的郑森禹同志就积极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关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热心学习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撰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在《申报》、《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进步报刊上。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是笔耕不辍,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具有鲜明战斗性的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和书籍。1939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引用了当时在香港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发表的题为《敌报悲鸣录》连载文章第一篇中的材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坚持侵略的方针,这篇文章正是郑森禹同志用“麦逸”的笔名撰写的。这篇连载文章原题为《敌报悲鸣录》,后来港英当局禁止在报刊上使用“敌”字,改为《“日”报悲鸣录》。

郑森禹同志虽然发表、出版过大量的书文,但由于他一生为革命工作奔波,并没有留心整理、保存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今天,郑森禹在半个多世纪前发表过的、散见于各种报刊和小册子中的

宝贵文字得以结集留传下来,要归功于郑森禹的夫人和战友、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田惠贞同志。

在郑森禹同志逝世后的一两年中,收集、整理郑森禹的文稿几乎成为田惠贞同志生活的全部,不管是在严冬还是在盛夏,她总是出入于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图书馆、出版社、大学、研究所等单位,查阅了她所知道的抗战前后杭州、上海、香港等地出版的进步报刊以及解放后北京、上海发行的有关报刊 120 余种,共找到郑森禹同志用真名以及麦逸、郑禹、曾云、遂之、云天、CNC、林天摩、曾叔元等笔名,在 31 种期刊、11 种报纸、6 本文集上发表的 345 篇文章,以及 7 本单行本(其中 4 本为独著,3 本为合著)。由于一部分报刊的纸张已经发黄、变质,无法使用复印机复印,她就全文照抄,工工整整地抄写了十几万字。可以说,她把自己全部感情倾注在这项工作上,不仅是为了寄托她对自己的终身伴侣和战友的哀思,也是为了将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留传给后人。

从已收集到的郑森禹的著述来看,各个时期侧重的内容有所不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最多,国际问题次之,前者涉及中国的经济政策、对外经济关系、财政、金融、税收、公债、工业等广泛领域,国际问题文章则以“时评”为主,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全面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围绕抗日战争、日本问题,而且大部分发表在《世界知识》杂志上。抗战结束后,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比例又超过了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内容涉及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反动、腐败,以及有关反内战,反对美国扶蒋、扶日等问题,大部分发表在《联合晚报》、《经济周报》、《中国建设》、《世界知识》、《群众》、《华商报》等报刊上。全国解放初期,有十几篇反美扶日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世界知识》上。其后,由于工作关系,还写过有关世界和平运动的文章及其他分析国际形势的短文。

在已收集到的文章中,数量最大的是有关抗战与日本问题的文章,有 137 篇,独著或合著的 7 本小册子则全部是有关抗战和日

本问题的(独著的4本是《日本的战时体制》、《日本的经济能否持久作战》、《日本和平运动》、《反对美帝武装日本》)。在抗战期间,郑森禹曾赴新四军根据地工作,他向新四军领导汇报过自己研究日本问题的成果,并将自己参加编写的《战时日本全貌》一书提交给组织参考。抗战胜利后几年间,他又出版了《日本问题全面论》(合著)、《日本问题读本》(合著)等书。这些著作成为我国三四十年代日本研究成果中的佼佼者。

除去自己撰写文章外,郑森禹还主编或参与编辑过10种报刊,其中,在抗战期间主编过《半月》(1937年)、《国际新闻社通讯》(1937~1941年)、《世界知识》(1940~1941年,在香港与乔冠华同志共同主编)等。正如《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历史回顾与展望》(辽宁大学出版社)一书所指出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全民族的战争。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迅速燎原于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以及那些宣传、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日救亡,报道和评述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报纸杂志。”郑森禹作为进步报刊的作者和编辑,为了宣传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

1998年底,我阅读了已收集到的郑森禹的著述时,我感到首先应该整理出版有关抗战和日本问题的部分。因为尽管当今的学者也撰写了很多有关抗日战争、有关发动那场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著述,但是,摆在我面前的这些抗战其时撰写的诸多篇章仍然弥可珍贵,这是一位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战士直面那场战争、观察战时日本的真实记录,是一位爱国主义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写下的激扬文字。

作为一名日本问题研究人员,我感到郑森禹作为日本研究界的前辈,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但是,我们出版他这本文集决非仅仅为了纪念(尽管即便是为了纪念也值得出一本文集),更在于这本以日本问题和抗日战争为中心的文集至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种学术价值的表现和特点是:

一、文章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日本的内政、外交、财经、军事、

社会等诸多方面,在写作方法上不是做空泛的评论,而是在掌握充分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论断,坚持用事实说话,因此,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在今天很难得到的有关三四十年代日本问题的珍贵史料。

二、紧跟事态变化和发展,及时做出反应和判断,表现出一定的、难能可贵的预见性。如1937年上半年日本内阁更迭,郑森禹两个月中在《申报》发表了5篇时评,就各个阶段事态的发展进行分析、展望,直至近卫代替林上台,其展望与结果基本相符。再如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德意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对日本对外关系和战争走向的影响,也都在文章中及时做出反应。

三、以犀利的笔锋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及其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包括军部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霞关内部的矛盾等等,特别是对统治阶层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做了深刻的揭露,在文章中多次提及战争中的日本人民的苦难:苛捐杂税、食不果腹、强拉壮丁、大批青年战死疆场以及人民的各种反抗活动等等。

四、从经济的视角看问题,运用其长期写经济评论所积累的深厚知识功底,着重分析日本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资源条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表面强大背后的虚弱本质,增强人们对长期抗战必胜的信念。有的文章还通过分析日本经济资源之贫乏,维持战争之困难,预见到日军必然南下的战争走势。

五、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跟踪战败后日本的动向。比如有关美国单独对日媾和草案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特别是点破了草案只说台湾应该脱离日本,而闭口不提台湾应归属中国,揭示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搞名堂的用心,预见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郑森禹的一部分作品为当时党指导抗战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同时,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发掘出很多值得今天的日本研究者研读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这里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1995年、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与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当时的日本首相村

山富市提出开展有关日中历史的研究课题。其后,经过中日双方的反复交涉,中国外交部决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助日方开展历史研究工作,就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有关问题开展学术交流与探讨。郑森禹文集的出版,正值这项中日合作的、以抗日战争为重点的历史研究工程启动之际,又增加了一层现实意义。

不过,需要提到的一个不足之处是,文集选用的 57 篇文章中,没有抗战走向最终胜利的一段时间的作品(其原因是 1941 年夏组织上调他到解放区,后到上海做地下工作),从而使这本文集作为对抗战前后日本政经动向的评论与记录缺乏时间上的完整性。

二

文如其人。郑森禹同志的一生是追随党,热爱党,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崇高的革命事业的一生。

郑森禹原名袁瑞琯,1910 年 5 月生于浙江慈溪。他从年轻时代起即投身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宁波效实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了 1925 年的“五卅”运动,深受爱国主义教育,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寻求革命真理。1930 年在上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 年任杭州“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领导成员并主编联盟刊物《硕大》。1934 年组织遭破坏,一度流亡日本,改名郑森禹。回国后,继续致力于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国际新闻社编辑,1938 年初随国际新闻社到香港。

1938 年 9 月郑森禹在香港工作期间,由当时党在香港的领导人廖承志和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渴望能去部队学习、锻炼,1941 年 6 月组织安排他经由上海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就是在他从上海去苏区之前,曾在冯宾符家里“隐居”过一段时期。尔后,由当时地下党领导人沙文汉安排,他在一对假扮夫妻的交通员的向导下,经历种种风险到达新四军军部报到,被分配